

星辰、舟子、海洋： 跨太平洋原住民書寫、藝術與實踐

時 間：112 年 4 月 28 日（五）10:00-12:00
地 點：輔仁大學孫志文神父紀念講堂
主 講 人：黃心雅（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）
主 持 人：劉紀雯（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）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人們如何形容日落呢？以地理環境而言，在陸地會看到「太陽下山」，但是在蘭嶼，或中山大學所在的西子灣，太陽不會「下山」，而是「下海」，對住在臺北市的人而言，則是「下樓」。但為什麼「太陽下山」成為主流形容日落的用語？主講人黃心雅教授指出，世界受帝國主義大陸制式思維的宰制，人們對世界的認知也被迫趨於單一。黃教授在此次演講中，闡述了其參與「跨太平洋原住民研究」之緣起，以及該領域不同學者的辯證，並以「海洋、鯨魚、舟子、星辰」四



圖一：（左起）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主持人劉紀雯教授、主講人黃心雅教授、輔仁大學周岫琴副教授、原住民學者黃東秋教授

個元素，描繪出太平洋原住民的書寫、藝術與實踐呈現的世界觀照，如何異於現代性個體思維導向，共同思考人類如何面對當前政治、經濟、生態等多重困境，並想像可能的星球未來。

黃教授在 2012 年受到 *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* 期刊的邀請，和三位國外學者共同規劃「跨國美國原住民研究」專欄。此專欄的關鍵字為“Transnational”，該詞是由美國研究學會（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, ASA）會長 Shelley Fisher Fishkin 提出。她認為美國研究該有跨國想像及跨國轉向，而非只聚焦於美國本土和大西洋。美國原住民研究學者 Robert Warrior 提出思考：「美國原住民在跨國框架下可以做什麼？」因此在 2007 年，他找了美國當地原住民另組學會（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, NAISA），認為美國原住民研究也要跨國。另一位學者 Allen Chadwick 則思考：「為什麼不能夠跨原住民？」Chadwick 對史書美和 Françoise Lionnet 的 *Minor Transnationalism* 理論進行批判思考，這兩位學者主張在主流與邊緣、多數與少數的階級上下關係的理論框架下，繞過主流與多數，達成團結少數的效果，並將階級上下關係改為平行及非階層的網絡性關係。但 Chadwick 認為原住民不該自稱邊緣，原住民應當是中心，跨國、區域跟文化比較，都該是中心與中心的比較。Chadwick 將此一理念運用在其於 2012 年出版的 *Trans-Indigenous: Methodologies for Global Native Literary Studies* 一書中。

黃教授在肯定 Chadwick 研究的同時，也提到該書在論述上的侷限。第一，Chadwick 的跨原住民比較仍從北美原住民居住的陸地為中心出發，才帶入少數太平洋原住民，且其研究對象皆屬英語系國家，如毛利族和夏威夷。第二，Chadwick 聚焦於原住民的美學、科技形式，卻未注重世界及宇宙觀。第三，Chadwick 的觀點乃是從原住民陸地中心看海洋民族，認為其科技相當成熟，帶動他們移動並定居，造就強大的文明，但這樣的視角仍未達成 Chadwick 所言之中心與中心相互比較的效果。黃教授指出，原住民研究（Indigenous studies）與太平洋研究（Oceania/Pacific studies）兩個領域的分類基準點，可能是導致 Chadwick 論述產生侷限的原因。目前這兩個研究雖有交疊，但若詳細分類，其分類基準係奠基於國族及國土範圍。若原住民為該區域的少數邊緣族群，則歸納在原住民研究；相較之下，大洋洲／太平洋研究則以大洋洲島嶼的多數原住民為主體來研究。至於 Chadwick 論述的北美原住民在其居住地為少數，要如何才能提升成多中心的對話？

黃教授認為，多中心的能量存在於太平洋，關注太平洋以原住民為主力的繁茂故事、神話與論述，才有辦法找到中心的力量。所以，原住民研究必須要

和海洋、太平洋的原住民結合，找到彼此的銜接點，才有辦法達到 Chadwick 的目的。此即 James Clifford 提出之 Indigenous Articulation，也就是要看到互為緣起的銜接點，才有辦法以原住民的概念帶動大洋洲的知識系統，進入主流，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。黃教授因此導出 Indigenous-specific methodologies，此方法強調 trans-（跨）與實踐的能量。跨越是為了找到文化間協商的最大公約數，透過不停協商、跨越不同研究領域，從抽象思維轉向日常實踐，方見原住民之主體。此外，在相遇時如何能使主體間彼此平等對待，亦需要各式各樣的實踐方法來達成。

大洋洲研究與海洋息息相關，然而最早的海洋研究並不起源於太平洋。例如 Edward Kamau Brathwaite 提出的「潮汐辯證」(tidalectics) 立基點即是在加勒比海，以海洋、潮流在陸地間往復循環的活動模式，來跳脫國族主義與區域的框架。這樣的論述是跳島式思維，能夠把島嶼世界化且相當有彈性。然而，由加勒比海中央航道發展成的論述，強調陸地為中心，有著混雜 (creole) 文化的創傷歷史，與太平洋研究相當不同。原住民在太平洋的島嶼上為多數，島嶼間的原住民結盟實踐時，具備「移動」、「流動」和「能動」要素，並依此構成「巡航主體」(navigating subject)。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實踐作為原住民研究方法，不僅在方法論即擺脫以大陸、西方為中心的困境，也可探究更深層的人的價值觀。接下來，黃教授以「海洋」、「鯨魚」、「舟子 (Waka、Tatala)」及「星辰」四個故事為例，探討跨太平洋原住民書寫、藝術和實踐呈現的世界觀。

首先是海洋。海洋島嶼自然資源，如何在人類發展科學的過程中被耗盡？太平洋島嶼原住民又是如何感知與回應？黃教授以夏曼·藍波安拍攝的「海洋」與「漆成海洋色的圍牆」為引，談論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核能如何影響太平洋島嶼居民，也談論蘭嶼儲放核廢料區域的圍牆被漆成海洋的顏色，此為「自然化」(naturalized) 的過程。自然化是主流收編自然很重要的步驟。Elizabeth DeLoughrey 認為，美國有意讓核子科學與生態學的研究同時並進，將核子科學論述成如同太陽給地球生物帶來能量一般，能裨益人類社會，即是將人為科學自然化，以忽視核子科學發展破壞島嶼生態的事實。1946-1958 年美國在太平洋 Bikini 島進行多次核子試爆，但因為法國設計師將泳裝設計成 Bikini 島的樣子，使這段歷史被大眾遺忘。馬紹爾群島居民，同時也是詩人的 Kathy Jetñil-Kijiner 渴望子孫能在主島上代代生存，因此她透過行動，拾回語言，在核廢料掩埋的 Runit Dome 頂端，實踐詩歌傳唱，批判核子科學發展對島嶼人民的影響。

第二個是鯨魚的故事。流動海水的能量，透過鯨魚跨越赤道，得以交流、傳遞，太平洋的文化也透過鯨魚此類活性介質得以繁盛發展。黃教授以毛利族

藝術家 Fred Graham 的雕塑作品“Whakamutunga (Metamorphosis)”為例，向聽眾展示太平洋文化與鯨魚間的關係。該作品是藝術家為紀念 1992 年居住於太平洋西岸的北美原住民印地安人來到他的島嶼而創作，並作為回送禮物。這個作品結合太平洋西北岸的方型線條藝術及毛利族的螺旋藝術 (spiral)，以形構鯨魚模樣。此鯨魚跨越南北太平洋，展現兩族因為鯨魚，而享有共同祖先與一致的文化。除上述例子以外，達悟族的文化也與鯨魚有關。臺灣達悟族作家夏曼·藍波安《天空的眼睛》中，描述鯨魚巴甕帶他看海洋世界，培育其對世界的想像。達悟族的時間觀為「飛魚祭、飛魚季之後、等待飛魚季」，是以飛魚，而非人類為中心所構建的時空概念。飛魚是達悟族人的祖先，飛魚用自己的身體餵養下一代。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系譜，皆以非人為中心，展現多物種系譜 (毛利語：Wakapapa) 的特質。



圖二：Fred Graham 雕塑作品 Whakamutunga (Metamorphosis)

(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)

第三個是舟子的故事。太平洋原住民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，舟子成為他們與海洋接觸的媒介，也構建了他們的世界觀。黃教授透過夏曼·藍波安父子造 Tatala (達悟語：拼板舟) 的過程，揭示達悟族人的世界觀。達悟族人的命名方法，是父親依據兒子、孫子的名字來命名，係向未來借名的系譜學。Robert Sullivan 的 *Star Waka* 也揭示了太平洋原住民與大陸中心相當不同的世界觀。*Star Waka* 中的一首意象詩，描繪出 uenuku (毛利語：彩虹) 在下，taniwha (毛利語：海精靈) 在上，Waka (毛利語：舟) 在旁的位置關係，也描繪出毛利人看見的彩

虹來自海洋。另一首詩則描繪三個島中間有著 no-man、whale 與 Robert，展現出 Etak 的概念。當毛利人航行，會標誌「出發的島嶼」、「目的地島嶼」及「第三島嶼 (Etak)」。Etak 在毛利語中，是「移動的島嶼」，也就是，島嶼是海上生物，能主動參與航行，因此「航行」不以人為主體，而是島嶼、海洋生物、洋流與風在航行。

最後是星辰。在西方的世界觀中，島嶼渺小、遙遠，不須被重視，但 Epeli Hau'ofa 認為島嶼不小，「島嶼」一詞其實包括海洋、群島與海水流動帶來的能量。他將世界分成「遠洋島嶼」(island in a far sea) 與「群島的海洋」(a sea of islands)，並指出，海洋是不斷擴展、好客的，具備吸收、接納、寬容且大方的特質，是異文化交流的平臺。專斷、獨裁與切割的文化，使人們被侷限、禁錮在界域一個狹小的空間，這是海洋原住民長久以來都在對抗的。這正是一種解殖民的宣言。太平洋島嶼原住民在海洋上航行的歷史久遠，黃教授引述 UNESCO 下的 Lo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(LINKS) 組織研究計畫 Ancestral Voyaging Knowledge in the Pacific Region (AVK) 的結果，該計畫認為臺灣有可能是太平洋原住民祖先航行的起源，西元前三萬年從臺灣到大洋洲遠端，包括夏威夷、馬達加斯加與紐西蘭。而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遷徙，皆需透過星辰判定位置。他們自小習得星辰知識長大，因此不會迷路。LINKS 計畫採集東加群島一位領航員所說的話 “The compass can go wrong, the stars never.”，能相當貼切體現太平洋原住民文化與星辰的關係。

最後，黃教授介紹 Kathy Jetñil-Kijiner 與格陵蘭島原住民 Aka Niviâna 共同合作實踐成的詩 “Rise: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”，詩中提示了島嶼原住民直面氣候變遷、全球軍事主義、資本主義、殖民主義的影響。她們用最前線的行動藝術，證明前述影響實為人類面對的共同處境。互為主體、互為源起的概念，帶動了大洋洲原住民對世界的觀照。原住民中心與中心的對話或連續體，並非僅以太平洋為中心，而是以太平洋為中心跨出去的互為主體、互為中心的對話概念。原住民族的知識系統與文化想像、自然生態關懷、人類物種共榮的世界觀，促使我們反思：當前世界的種種制式思維，可能就是今日世界紛爭的最根本原因。轉譯跨原住民文本的過程，不只是面對原住民族的未來，也是面對星球共同的未來。